



紀老崖州樂羅邨人年一百有六矣俗呼紀老

故亦紀老之

紀老後二年始卒共一百有八歲

金

英

感思知縣

紀老今年一百六手把山刀砍林木編籬開山栽貝
花上輸官租次餽粥見予蕭蕭飄白鬚衝曉驅車駕
黃犢道傍蕭下折腰禮渥丹其顏漆其目詢以久別
可無恙日飯五盂走如鹿赤脚矍鑠用力勤頭裹青
帕袒肩腹愧予為官向無狀得爾泥塗終碌碌公言
樂此不為瘦歷苦勞者養吾獨官長年來困僕僕行
也癯癯省感感加飡努力百不憂到處周行即空谷

所居不必皆有竹所食不必皆有肉世事蒼天變白
雲浮生春夢還相逐蓬萊三島眼前是曷煉金砂求
辟穀我聞斯言如轉軸邯鄲黃梁今正熟沿途放犢
飲清泉歸向山間一茅屋

鰲山白雲 四景

鄭懋昌

崖山學正

層巒浮玉幾玲瓏片片銀鋪澹林
中鰲嶺幽人堪晤
對此心應與白雲同

水南暮雨

水許邨南隱暮鴉近溪茅屋傍
漁家夜來雨過疎藤

响滴落檳榔半樹花

竹籬啼鳥

竹塢編籬古徑深
遠出橫翠碧森森
枝頭啼鳥相呼
劫聲入青蘿亂夕陰

南山秋蟾

南山躡立湛晴空
秋到蟾光共對中
高士夜來天際
立却疑身在水晶宮

唐李衛公德裕

王瑞璵

將相當時任獨專
勛名誰似兩朝賢
天南出謁一萬

里朋黨相傾四十年海畔孤亭空望闕蠻邨遺裔有
荒烟千年祠屋蒼厓裏斷碣殘碑聞暮蟬

由澄邁渡海元符二年六月二十日

蘇東坡

餘生欲老海南邨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鷓鴣
處青山二鬢是中原

通潮閣萬澄邁

唐濂伯

倦客愁聞歸路遙銀明飛閣俯長稍貪看白鷺橫秋
浦不覺青林波曉潮

七星山文島

鄭廷鵠

天外芙蓉曉嶂開七峯蒼翠擁仙臺紫垣珠斗空中
落白馬瑤圖海上來雲斂高秋迴五嶺月明清夜迤
三台心懸北極堯天迴奚羨東封博漢才

韓氏雙烈

元至正間女子宋韓魏公之裔

魏國雙芙蓉出水清且妍黑風撼海岳白日彫嬋娟
合浦珠沉淚藍田玉莖煙至今流水哭聲似百年前

陳道安妻林氏

元時啖土而歿以殉其夫

一歿丘山重夫忠婦義存出土全歸土貞坤合體坤
魄化韓馮鳥身從焦仲墳出根玉花碧長護兩芳魂

紫貝瓊漿 貝錦十二詠

沈 彭 文昌縣知縣

珠崖無復寶珠涵，貝嶺猶存紫貝庵。
錫我百朋惟石友，飲人八德獨瓊函。
法身甘露春秋湛，梵唄潮音晝夜譚。
會得別峯相覓意，不虛童子遠南參。

青山玉峙

玉陽山俗稱青山嶺

瑠瑠珠崖石夜光，青山鬱鬱玉迎陽。
鷄鳴早見扶桑旭，虹見宵看寶璫。
炷祈澤不徒民愠解，乞靈還助士思皇。
時懷祖德勤瞻仰，朝夕無殊肅奉璋。

鰲磯仙釣

紫貝山陰水一方，持竿豪客志清狂。
釣垂新月千江滿，餌貫雄虹萬縷長。
鯨愕鯨驚終作鱠，鸚杯鷓杓且稱觴。
六鰲負鼎三山靜，日理絲綸鷹未揚。
先高祖司馬號玉陽

蛋海神梁

中下蛋海中

海畔鼉鼉誰駕梁，百花橋度說荒唐。
寧期玳瑁鮫宮外，果有虹蜺鵲構長。
四季瓊芝緣恠石，千年龍沫結名香。
蠻雷一夕焚仙柱，應是神霄擊不祥。
一洞為雷焚擊

清瀾烽埃

石谷王為天府倉，瞻言籌國弃汪洋。
不貪難得

皇心淨坐困游魂 睿慮長熬雉已來重譯貢鷄龍
猶戒一颿揚蟬聯斥堠烽煙息會見梯航越越裳

銅鼓鯨濤

沸海炎潮晝夜迴秦餘蠻鼓和雄雷擗聲無射心斯
感窅響歌鐘德化迴已息逢逢襲坎坎惟聞浩浩震
巍巍靈鼉萬鎰今登奏無復臨平石告哀

七星應斗

雷部仙翁曾有云移將北斗過南辰七峯駢對黎岐
指兩手雙擎日月輪泉眼遙通沆瀣露玉壺散作海

天雲波臣神體勤朝謁靈性還能達玉宸

七洲蘊霧

元兵擒宋臣
俞如圭于此

方丈瀛洲境水林茫金庭玉室此丹鄉曾看天水行朝
覆何異天池泡影上五德迭興頻勝負兩儀轉運互
滄桑木公證失蓬萊角仙弈重翻局未遑

浮嶼分潮

海中浮丘俗
呼分水洲

大地噓呼理莫推條分涇渭此山隈海東水落海西
漲潮早流岐潮晚開自是陰陽懷至信何關星月各
徘徊爰將蠡斗量深窅坐井安能見極台

焚艘古跡焚樓渡漢揚

既濟焚舟效孟明漢家名將昔專征伏波臨海勤萊
往銅柱珠崖亂始平柔遠以威還以德折衝須策亦
須兵如何巨浸成既脫下瀨樓船絕不行

海眼湯泉白延滾湯邱

疇試煎山煮海雄陰陽為炭水為銅越龍應共吳牛
喘丁女頻將壬甫攻驍谷溫柔鄉不爾愛都解阜酒
相同岡陵儼若司台鼎既濟羨平賴祝融

天塘瀑布流出會同

海氓機械不曾勞抱甕無聞矧桔槔陂堰未嘗經召
理黍苗惟解望郇膏天憐玉穀接瓊畝神挽銀潢下
碧霄歷盡崎嶇成既濟又趨炎海漲鯨濤

臨高買愁邨口占 臨高 胡銓

北往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邨區區萬里天涯
路野草荒煙正斷魂

那盆嶺 王佐

五指分山作四州二支北上最當頭建瓴瀉下朝東
水去與瓊州作上流

臨高阻雨

范梈

恐傾南海成秋雨急喚西風作晚涼
淨掃黎山須見骨莫令楚客屢回腸

金鷄嶺 定安

焦竑

遠岫鬱名曉如屏復如几朝華秀可餐
晚靄分成綺

又

爲探山書小篆文天鷄隱隱半空聞
尋聲莫謂桃源近知有仙家住白雲

又

姚光虞

建江山水多奇崎不獨雄嶢削文筆清溪西有金鷄
山其中佳氣尤葱鬱金雞異鳥非凡翎當時飛向山
間鳴相傳上下幾千載至今不改山之名層巒疊嶂
多異象鳳舞龍蟠爭偃仰左右廻環似列屏半空懸
暹如張榜元是天門第一星金精自古能孕靈鴻儒
才子代不乏巍科膺仕今崢嶸憶昔漢武元封季昆
明碧鷄猶遣祀却笑迂儒賈君房弈弈朱厓乃輕議
我居南海豐山阿無緣杖策一經過矯首天南空帳
望慷慨爲作金鷄歌

文筆峯

陶望齡

聞說瓊南瘴海涯，狐標拔地接千家。
雲煙五色時來往，千尺峯頭自吐花。

又

朱之蕃

參差狐標天柱峯，分明銀管澹煙籠。
一從三殿供宸藻，五色雲霞傍六龍。

又

吳國倫

天削孤峯粵道遙，峯文幻作五花飄。
怪來真氣藏雲笈，時吐靈光燭斗杓。
鰲脊烟生黎婺降，吞樓波噴海

神朝分明萬仞南，天柱何用稱兵植。
漢標

又

王鏊

柱石稜稜倚絳霄，筆峯東控海門潮。
常濡雨霧驚濤壯，迅掃風雲淡墨嬌。
舞鳳似應秦玉管，落鳶還擬漢銅標。
晴煙荏苒長安路，猶接龍飛萬里橋。

馬鞍崗

王弘誨

女媧昔補東南天，一卷飛來落九真。
光彩依稀隕房駟，嵯峨不受秦王鞭。
雲為車兮風為馬，箠累纍滿天下。
行人指點時驚疑，不知誰為歷塊者。
我生好古

更懷奇吳門練影時瞻馳不見周家穆滿駉惟疑漢
代牧羊兒想應地靈毓神驥九天時奉飛龍御君不
見聖王有道河出圖只今據鞍躍馬當誰是

又

董其昌

鞭石何年自海東平崗一踴類行空標形笑取山爲
馬不入驪黃牝牡中

橋頭溪

王弘誨

清溪如帶遶邨麓溪上橫橋漱寒玉三三五五往來
適谷口人家武陵俗何來驟雨漲漚沙舍南舍北皆

桃花傍岸野樵時失路隔林丹壑半流霞主人臥隱
朝慵起春色夜來深幾許投履長懷圯上人乘槎恐
犯津邊女君不見孟門險瞿塘深一日風波幾陸沈
何如把弄灘頭釣坐聽滄浪太古音

又

莊天合

百尺橋頭帶碧漪一泓寒月漾玻璃飛流自合通瀛
海素液遙應接鳳池

又

王鏊

長江東繞小橋亭百折飛泉漱玉冷鮫室暮遙煙樹

碧龍門春帶海濤去却誇題志凌霄漢更憶浮槎泛
斗星把酒臨流纓可濯滄浪歌作郢音聽

端山聳翠會同

黃信讓 知縣

移來縣治倚端山平瞰川巒曲曲環豈是六鰲堪地
負故教一柱自天頌孤城市小聽如寂密棘邨稀望
莫攀海漲兵荒須動恐無如短髮促班爛

又

曹之秀 知縣

端山高峙鬱孤城芳樹蕭森積翠橫曙色曉開初日
照嵐光遠映碧雲生庭閒不掃藤蘿徑林密爭喧鳥

雀聲坐對郊原時縱目不堪天際望中情

趙水凝香

黃信讓

城隈十里盡蓮谿風拂城頭香可攜安得中山千日
酒譜將耶水六橋題魚繪錯落浸菱茨牧笛橫吹跨
竹溪最是蓮房六月焰夜深還似照天犀

又

曹之秀

盈盈遠浦對城隈入夏芙蓉次第開十里香風錦爛
熳一泓荇藻碧深洄青山雨過花開潤暮日煙浮鷺
自回乘暇扁舟停曲岸閒看樵牧傍溪來

留別父老

戴 塤 知縣

芻牧來柔百姓家可能安堵靜無譁報成暮月方升
穀代去今朝又及瓜四境紳衿惟信宿五都父老各
天涯馳驅入告民風古慰爾留行願望奢

和王宗伯讀海忠介平黎草

梁英表 訓導

介節從來不避艱極陳時政犯君顏賢書獲選方偕
計奏議昌言願格蠻七事欲抒征戍苦四肢為喻尚
岐頑平黎策在多經畧壯志長留天地間

萬泉合派 樂會八景

王懷仁

風恬日霽海潮平一壑歸墟萬派清此去谷正應不
遠朝宗流水亦含情

又

韋昌詒

山光水色自盈盈萬派朝宗徹底清為道乘槎從此
去片帆應許到蓬瀛

雙溪交流

魯 彭

檻外清江壁玉雙溪邊日日聽鳴榔閒來散步槎頭
去一望海天煙霧長

又

韋昌詒

雙流曲曲遶城南兩岸桃花春水酣何事烟波偏有
約長風指點共征帆

榜山耀日

林子蘭

望望城南是榜山拖雲帶雨自波瀾年來桃李重重
出喜向峰前映日看

又

韋昌詒

繡榜天邊向日開山靈應喜見多才峰頭記取磨崖
意珍重雲霞次第栽

泮沼迴瀾

林子蘭

方塘半畝信天然吾道由來費萬千與君莫作天然
看濁則為坭清則泉

又

韋昌詒

半壁池光擁翠岑觀瀾如許意誰深此間更有逢源
處應是當年掘水心

爐峰生煙

魯彭

一炷香生臨海嶠千年壁立對華封有時忽訝雲深
處疑是匡廬第幾峰

又

韋昌詒

城南煙火澹堪圖翠擁爐峰一炷孤海自不波黎不
叛堪從島外效嵩呼

金牛偃月

魯彭

碧山東望是金牛遙見朝來紫氣浮留取他年向函
谷月明騎出訪丹丘

又

韋昌詒

青山亦自任呼牛遙盼闕前紫氣稠古岸煙深歸卧
隱幾看明月浴清流

白石摩空

王懷仁

天半崇崗列翠屏峰如五老四時青山中頑石嶙峋
起應遣維摩坐說經

又

韋昌詒

煙霞高處擁層巒天半芙蓉帶雪看溟島自誇星聚
處嘯音驚起白雲寒

聖石捍海

林子蘭

川水森々逐海羣海門猶見石嶙峋此身怎敢隨流
水砥柱狂瀾獨有君

又

韋昌詒

惟君猶自砥狂瀾屈指滄桑幾度看不是禹門天設
險分明吾衛且艱難

宿白石絕頂

韋韋玉

岩頭紫氣靄細縵蒼秀山靈許共分照破禪心孤嶂
月撥開塵夢一林雲九年面壁非無偈半夜談天若
有聞留此一區供賭野他時不愧北山文

爲王美錫孝廉題畫

潘應斗

風雨疑從筆意催蕭森滿紙逼人開僧緣飛瀑梯蘿
入客度溪梁策騎回蔭遠重茅藏古市襟虛千頃漾
派臺柳陰不但媚丘壑吹到主人衣上來

南門嶺

潘汝奇

嶺峭猶多曲濛濛晚色渾秋深留雨意邨遠帶烟痕
飲馬奔溪路行人指縣門前途傳阻渡飄泊念王孫

旅寓感賦

何之梅

醪醑花事竟鶯啼海樹三千隔鼓鞞逆境我深應有
故憂心春遇不開題婆娑儘笑羊公鶴墮黜終慚紀
老鷄爲愛隣翁能得趣百錢長日醉如泥

瓊州府志卷之十

雜志

紀異

僊釋

方伎

遺事

嘗觀宋石莘神紀於佚事九流衆技載之遺編
豈馬竒好異乎哉要以昭勸戒而備蒐羅彼六
合內外或論或存以及稗官煉術法乘盧篇鎮
玉繪奕之流雖不可方物而撥拾維工亦省鑒
得失之林也

紀異

瓊山縣郡原立於麻欽江濱舊州縣宇初豎一夕

梁飛不見後覓之於今城遂定州治今衛基是

未飛定州之事在唐開寶以後自白石移於齊
釵舊州因梁飛而定今治

東湖在縣東一十五里博茂都有巨室陷下爲湖
水深黑鄉人建廟於側元時天旱潭中一物如
柱直豎高十餘丈湏臾而倒其聲撼動不二日
大雨後遇旱郡縣取水以禱今則淺矣

浮石在縣東苻離都那廡明洪武間水飄白石一
片累作妖鄉人廟祀乃息

龍潭在縣西十五里博崖村初有吳姓者富而不

義居其地一夕風雨交作其家遂陷波後積爲
潭深莫測

龍堆石在縣東那社都里人常獵忽一石墜網中
擲之深田移網他處石復入怪之因與約曰果
神吾以茅七莖昇汝往山奉祀昇之果不折遂
建茅祠祀之一夕里人夢上帝云前日之石乃
西方萬壽福神遺以護物初甚小歲久漸大高
五尺許蒼碧特峙鄉無火盜有疾禱之即愈因

改那社山

銅鈹石在那社都博落溪中有大石橫過其下有
六叢水注其中有聲如雷旱聞之即雨雨聞之
則晴鄉人祀其神曰銅鈹大王遇旱禱之輒應
白沙津在縣北十里其水淺窄每夏秋颶發多風
濤之虞宋熙寧中筦帥王光祖累欲穿港未能
至淳祐戊申颶風大作夜忽自衝成港人以爲
神因名曰神應港

郡城北濠水深碧中有一物成化初一夕乘風雨
騰墜於文昌抱虎海岸即使人繪其形稍似蒲
牢四足豸肉無指爪圓頭巨尾鱗仰貯水擊之
咸聲牟然今濠於起處淤淺

弘治十五年那邕都國子生張銓妻馮氏既孕將
彌月忽腹下側腫如刀背狀未幾所副遂產一
女馮氏有壽

嘉靖十六年瓊州諸生應試渡海歸見一神立於
水面約長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俯伏神
迤邐而去次日二舟復見諸生怪之火頃風大
作舟覆並死於海

萬曆二十三年瓊山那社都澄邁三軍村山石或
自剖開中有小石方形如拇如指者數十顆相
連流出不絕久之乃已

澄邁鯉魚潭在縣南三十里林表村中有異魚如
鯉千百數以飯投之始則如掌大者群食再投
則二三尺者出食人不敢取間有隨水者獲而
剖之血流滿地烹之成水禱雨隨應上有聖母
祠了浪浮石在縣西元蛋民紀姓者捕魚忽得
一石墜網中棄之小頃復墜紀怪而祝之曰若

靈俾多獲魚吾祀汝是日得魚果倍

大王神石在蛋村都昔有老婦姚姓者於河洗紵
忽一石似鷄卵逆流旋遶其足擲去復至婦怪
之携歸行數十步漸重棄之回語衆往視之石
已高大推不動有一人跳曰吾乃石賢神也若
等祀我當保障爾村因為立廟祀石於中號曰
石賢大王旱禱立應

定安縣故老相傳雷攝一蛇卵在蔡山中生一女
號為蔡母食山果為糧築林木為居歲久致交

趾之蠻過海採香因與結配子孫衆多開山種
糧見劉誼平黎記

縣後深潭有二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爲赤數
年又有五坭人卓立如人知縣有清德則沙開
成潭而坭人出若貪汚則沙塞坭人隱相傳吳
定寔羅昌鄔高時見之

佛子嶺嘉靖二十一年忽墜一石六尺大震聲如
雷抵嶺脚復逆轉上四十餘步

文昌魚爺井在縣西五十里那郭都有魚數十有
一大者頭白俗號魚爺人欲觀者以措錢祝之
小者數尾先至魚爺後出即激水噴人取其二
魚者即病而狂俗傳井與海通

石井在縣北五十里南溪都中有紅白二龜旱禱
紅出則雨白出則否

毛女郎山魍類也裸身長乳土人謂之長奶鬼白
晝入人家欺人明初時有見之者今人氣盛則
無矣時俗猶呼之以驚小兒今都肄塲端午剪
柳肖其像以驅邪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文昌泮池石泮築
三日學後洗馬河石亦泮人聚觀之數日復沉
樂會嘉靖三十年白石鄉有大石如屋徐行數百
步又北偏村紫荆井泉清味甘迥異他水大旱
不涸將雨井石必先流歲豐井先有禾氣相傳
有老人皓髮童顏坐於井上紫荆樹下至嘉靖
初復見群童讓之自後絕跡井雖在而泉味視
前遠矣

儋州儋耳城舊在高麻都南灘浦漢樓船將軍楊
僕所築瀕海每患水一夕風雨交作忽一婦人
驅鬼主持舂錡築作聲至旦而城移今所矣疑
爲誠敬夫人洗氏也

二十八年儋州南頭營山有大石自山頂徐行而
下跡如古道

二十九年南灘浦滌內一石浮水面人爭覩之復沉
崖州西五十一里黎伏鄉有龍棲灣嶺畔有石狀
如鑼鼓黎人每聽其鳴則群聚殺掠人不敢過
後宮軍燒破無聲寇亦息遺跡尚存

崖州東八十里抱勒村二石形如蛇頭舊傳村地
初荒野尚首羅練獵聞犬吠往視見二蛇頭出
地將箭插地禱曰若許村此三日穀應筭次以
穀埋地曰如靈三日穀亦實後皆驗遂村此今
石尚存

崖州北五里北廂豺狼村嶺下有一石如龜長尋
闊二尺初在遷施村前水邊夜每出踏傷田禾
村人厭之乃覓跡獲之折其一足今存

崖州東一百二十里羅活尚有石黎人羅艾獵
過此石啣其大足艾方撲之石捨大啣子艾又
以左足踏之石捨弓而啣足吞身入半艾界聞
之率衆往救不出許純白牛羊祭方出至曠間
有觸禁者遂吞沒界怒殺觸者傷子以黎被覆
石上至今石色雜花如梭紋

萬曆十三年崖州官塘民林本欵妻陳氏一產四
子州守給賞鷄米衣服後存二子

僊釋

宋鷄窠小兒瓊州人李員為承旨太平興國中奉
使過海至瓊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邀員
見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祖宋鄉年一百九十
五梁上鷄窠中小兒出頭下視宋鄉曰此吾九
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子孫列拜而已
劉遁宋道士丁謂在洛有僊遊亭及僊遊洞景趣
瀟灑遁與之往來作詩贈云屢上遊僊亭上醉
僊遊洞裏杳無人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

島上春謂初莫曉其意及南遷見之於崖始悟
道為異人謂復與之詩曰謫宦三年尚未面故
人今日又重來莫道崖州一萬里今朝須盡數
千盃遂泛舟共飲曰今日成子詩意矣

陳仁矯廣州南海人父玘寓瓊矯嘗夢為道蓬遊
及寤每思夢中所遊不得忽八月望日有僊數
百從空招之矯隨衆起昇朝蓬紫虛洞宋元
祐中降於廣州進士黃洞之家

王肱字君輔家居儋城百三歲猶童顏人呼為百
歲王六翁世傳天文占星多驗蘇軾重之樞密
折彗質講居亦與之厚一日沐浴整冠賀折曰
夜來觀星象公當內遷果會赦移柳州後以占
星圖授一室女為燈花燒沒

白雲片鶴金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宣和
初遊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
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為相有
重名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
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李孟博會稽志莊簡公子也紹興五年登進士第
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於瓊未卒數月前
夢至一處海山空闊樓觀赫起雲霄問榜曰空
明先世諸父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智以待汝
未幾遂卒

僧和靖臨之昆耶山那尼村人生宋靖康丙午火
慕道祝髮儻松林嶺脩行食松飲露後徃凌霄
福地面壁六年淳熙丙午冬功成騰化錫命有
南天白衣慈父之號鄉人陳道原以蛇骨塑像

結庵事之時龍門村餽菓葉牧童亦蛇化所善
符族五昆仲及松林常供花菓卉服婦俱尸解
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瓊山五原人年十二應童子
科常於黎母山中遇仙人授以洞鉉雷法養真
於松林嶺長遊方外得翠虛陳尼丸之術當時
士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翠虛解化於臨漳
乃徃還羅浮武夷龍虎天臺金華九曲諸山又
於九曲作止庵丹竈尚存時或蓬頭跣足入壩
市或青巾野服遊宮觀浮沉俗間人莫識也博

洽儒書究晰禪理出言成章真草篆隸琴棋書
畫無不精妙嘗遊西湖暮墮水舟人甚驚尋之
不見達旦已在水上後至臨江慧月寺之江月
亭飲酣袖出詩與諸從遊因躍身江流中衆呼
舟人援溺玉蟾出水面搖手止之而次洪都人
謂已水辭矣是月又見於融州老君洞嘉定中
詔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在
所著有上清武彞指鉉玉陰海瓊問道等集傳
於世自贊寫真云神府雷處吏瓊山白玉蟾本
來真面目水墨寫霜縑又曰千年蓬頭跣足一
生腹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林道致臨高博文人幼好老莊長悟鉉機結茅屋
於香林棲跡脩煉呼召風雷立降雨澤嘗以履
擲水中遂化爲魚身能輕舉高數十丈能豎旗
翽於空中景炎二年蛻解鄉人以爲異名其居
爲崇真堂刻像事之曰妙道真人

元僧月林邁澄保義人自幼穎悟入山苦行脩習
住持普明寺文宗潛邸時賜金楮幣甚夥未嘗

私用悉留寺帑年五十涅槃作偈曰昔不曾生
今何曾滅月過長空清光皎潔跏趺坐而化焚時
有五色舍利

僧無我俗姓林名龍瓊山小林人自小辭親出家
穎慧過人透悟禪機苦心脩行擬提資幣不入
私帑建雷頌塔於那蕪橋後之廣州光孝寺坐
化

僧佛功俗姓陳臨高縣東塘人骨相異常聰穎邁
衆早悟妙道苦志脩行雅慕達摩僧九年面壁

至元戊寅嘗往西塘結茅隱脩每以符水濟人
有驗至戊子春所居忽雲霧環擁坐化鄉人塑
其像立大海庵事之

明劉佛子臨高蚕村人幼好善壯不置室每春耕
播種日即絕粒茹菜果後成熟乃食年四十餘
往買耶村廣福堂脩煉後悟道嘗着屐攀椰樹
至其巔倒首先下以劍指樹其實自墜人皆異
之洪武庚申積薪坐焚里人砌石於堂之左藏
其餘燼凡遇災早禱之有應

交趾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萬州金僊水石上養一鷄大如倒掛子日置枕邊啼即寤覺又養一狢猴小如蝮蟻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盒中時使出戲衣褶僧惠洪見之戲指其面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周思仁字愛鄉自稱一岳山人瓊山庠生精於易學常居書舍有異人敝服垢面就思仁乞食數來稍雅一日欲求宿館中思仁無難色至中夜

其人忽形神爽變衣服珍麗召思仁謂曰吾仙人也感子相遇甚厚今有異術當授汝然未可以語仙道也因取樹葉畫字示之云異日上天君須記比年入室居自吉未濟始到坎離宮既濟乾坤為侶終且戒之云吾去慎勿追不聽吾言則有禍言畢出門其行如飛思仁追之果顛踣而返因潛修其術遂能知休咎以符呪治人疾病即愈或令人取雜物為丸入口皆成香氣或以簪珥化為虫蛇蠕動如生大率類介象軒

轅集云嘉靖丙辰來遊省城人爭求識之紛不可散倏有大蠶集人衣領衆乃散去兩廣制臺譚公請見贈之以詩歸瓊山一年竟卒能逆知死期或謂思仁會於族人即中世昭者得異書讀之遂盡其法然爲人謹息似非欲售其術者年僅五十餘豈異人所謂未可以語僊道耶

馮旻字尚高號海秋瓊山上那邕人馮仕俊孫少業懦弱冠有奇志通百氏子史尤精星數從仲父馮源遊宦北歷魯燕南涉閩越凡佳山水輒

登覽志歸飄然有超升之思後遇謝道士傳役雷符法歸構靜室終日焚香端坐州邑有病狂顛或妖魅所乘者咸乞符祛旻即袖手屏氣揮毫作符以片紙付之未抵家病者已先駭愕及至焚飲其病已脫凡謝不受好鼓瑟吟詩每召箕與神唱和終日句極清逸嘗預營樂丘於潭謝之濱忽有物如鞠紅艷流轉至空室震聲如雷旻知必殆作詩徧辭諸親舊果卒年八十

四啓壙納棺旻新履步跡在內衆咸驚異

海天孤鶴姓唐名秩瓊山人別號水竹司徒唐公
曹次子也爲諸生時異人授以道書尤精符篆
因寘於法會明肅宗招徠方士至京遇旱禱雨
立應偶宮中有鼠妖諸術莫効秩用符水驅之
其妖遂除於是官以博士召入紫霄宮同宿一
夕賜寶鈿京師號爲仙師隆慶初放歸至淮安
卒

方伎

王懋惠之弟精於醫術治人不責其報鄉里咸重之
周鼎博通醫書尤精王叔和脈訣成化乙未同知
爲叔文按治抵定安病危迎鼎至診之曰食冷
物耳叔文連首肯曰先生固見耶本在萬州啜
鹿血過宜土醫誤以胃瘴治之至此遂化積而愈
王鵬舉醫名著一時馬璿梁端皆名術俱出其門
薛善遠之兄精醫脈訣精深尤善裁藥治療少不
愈者

陳文徽字允諧善墨竹而秘其長允見墨汁者知好之而不知爲何人所作

洪字文遠從吳錡學詒達坦易善書大筆尤道勁名聞遠邇辭章亦足自達子廷梧汀衛經歷作楷有父風規

鄭海右所人傑之任書名獨步一時稱入品畫得撇押鈎格柢之法點畫生動不苟允碑碣對扁多豔其手

吳履瓊山大來人初游邑學善書爲余副使裴儼西義學書院五大字僉事何漢中見而酷愛之求書赤壁賦真草篆隸四幅寶以歸尤精象戲後克廣西吏給由赴部考第一等

王敬後所人善畫唐馬傳神諸品俱奇而爲判尤妙遊南畿有武弁眇一目者求圖行架敵機變即作發弩驥頭省枯狀就之其人喜甚謝金數斤傳佐字秉忠善書小楷尤俊密見深庵濬著大學衍義補進稿及家禮儀節世史正綱學的刊稿皆出其手

孟現右所人自北地發戍者人呼子達善手兵舉
中理肯起仆隨拳節使皆重之俗呼孟子達神
拳又曰孟子達拳朱眉毛棍

一卓毛不知何許人額下痣一卓攢毛人舉以呼
之或曰林姓閩人精象奕機格天妙入神品遊
吳楚嶺表間無敵手者居瓊數年郡奕楮傑錢
芳戚聰輦素擅名者雖倍饒無能應局人以神
碁目之

遺事

漢

賈捐之建議棄珠崖內云制南海以爲八郡是始
元無儋耳已併屬珠崖矣西域傳武帝睹犀布
璊瑁則建珠崖七郡是初元又棄珠崖矣

唐

常執誼爲郎掌職方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
去及爲相左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句試觀之
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於崖

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
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曰南去遂不還乎
僧曰當還公訊其事對曰相公生平當食萬羊
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
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余元和十三年爲
丞相張公從事嘗慶行晉山見山上盡皆羊有
牧者十數迎拜予因問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
所食羊吾嘗識此不洩于人今果如師之說耶
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于公且饋
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
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
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
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初德裕爲新繁
宰鑿東湖慶一父老曰吾潛形其下幸庇之明
府富貴台鼎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
土中掘得一簋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
十三卒於崖州果應七九之讖

宋

盧多遜貶時知開封府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遠
在海中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今
多遜處之普不答後符爲上言廷美事普即以
符知春州歲餘卒多遜亦貶死於崖

盧多遜太宗朝爲宰相以交通秦邸事貶崖州嘗
於旅邸中遇老媪能言京邑舊事問之云吾兒
爲其官被宰相盧多遜以私恨貶來死遺老身
在此彼盧相者妬賢嫉能倘不死終當見之多
遜默去又嘗與趙符有隙其父嘆曰彼元勳也
吾知不免矣果然

竇儀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
相亦不詣崖州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
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許其進遂攻普之短出
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
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
崖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
其馬蹄聲曰參相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真

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
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
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
罷相公司西京繼貶崖州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
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乃恃
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黨中謂
閉而惡之罷知亳州後李伯康勸謁宰相垂曰
我欲肯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

張鑑咸平初知廣州李彞庚爲通判謝德權爲巡
檢皆與之不協二人密言鑑以貲付海賈往來
貨市故徙小郡至是鑑自陳有親故謫瓊州每
以俸米附商船寄贍之又言彞庚德權檢人貪
凶之狀上意稍釋

寇忠愍公準歷貶至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
極在中書丁當秉筆而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
徐擬雷州準至雷借民屋居之坐其民以法後

謂之貶馮遂擬崖州謂至雷寄宿民家不許曰
昔我以宅借寇公致罪竟不納當時好事者相
語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下之
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
于境上恐家人報讐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
使縱博俟謂行遠方止聞者以為得體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使北而入海歟翻
天之雲濤蓋自定武再謫惠州而遷昌化人以
爲語識

蘇軾與弟轍相別渡海既登舟謂曰豈所謂道不
行乘桴浮於海者耶

春夢婆家居儋城之東年七十餘常負大瓢行田
野間口歌哨遍方盃食遇蘇文忠公曰世事何
如婆答曰世事只如春夢耳公復曰何如婆曰
翰林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公曰然因號爲春
夢婆公有詩曰投梳喜有東隣女換扇還逢春

夢婆

東坡在儋耳日過蔡子雲遇雨從農家借蒲笠戴

之着屐而行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大群吠竹
坡周少隱紫芝宣詩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
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
遺踪與公歸海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
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

東坡在儋耳葛延之自江陰往見嘗以親製龜冠
爲獻坡愛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北
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
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嶼耳孫瓶其製今君
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蘇穎濱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
徃從之遊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
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異日登科當爲
子成此篇後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
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
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云生長
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筦魚龍
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

合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
紹聖初蘇軾與弟轍謫嶺南平生親舊無復相聞
者巢谷獨慨然徒步往訪既見轍握手相泣已
道平生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復將見
軾於海南轍止之曰君意則善第至崖數千里
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
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
資遣之舟行會有黎諫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
州谷從之至新州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
用已言而致死又惜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
一語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葉而黑色曰此
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嘗言至今
服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王暹紹興間知雷州宰相趙鼎南謫過雷暹厚款
之又假肩輿以送州倅以聞秦檜怒坐謫全州
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
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屈強

猶昔越明年三月於一德格天閣言趙鼎李光
胡銓姓名必欲殺之降朝旨趙鼎李光遇赦永
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忘申尚書省後鼎不
食而死又十年放還海外逐客獨李胡北歸矣
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無敢寄聲張淵
道爲廣西帥遺書持藥及酒趙爲餽忠簡公答
書今存張氏

陸游曰趙忠簡謫珠崖臨終自書銘旌曰身騎箕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嗚呼可不謂偉人乎

趙鼎死珠崖扶喪過郡汪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
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訣死生
之別事已定于蓋棺恩特容于歸骨吏付之火
其子借三兵以歸

陸升之會稽人與弟光之同登紹興間進士爲浙
江提舉坐言事安置雷州李光在瓊作私史其
仲子孟堅與升之言升之遂訐其事陷光父子
爲時論所鄙云

胡銓初在新州夢謁趙相鼎父之不出仰視屋宇

皆塵埃取簞欲掃而覺及至吉陽軍裴氏之廬
乃趙公故所寓也又嘗夢見黎母後十年乃遷
崖州李叅政光以詩送公云夢裡分明見黎母
生前定合到朱耶朱耶即朱崖也

王廷珪安福人以胡銓排和議謫海南送以詩曰
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秦檜怒流

辰州

紹興間胡銓竄新州再貶吉陽軍軍主張生遇之
無狀邦衡有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叅首聞

邦衡名遣子入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邦衡
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綁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
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邦衡曰此人固無狀爲
一邦之主合以告海南安撫司不行則訟于密
院不應擅殺人酋悟釋之明日詣邦衡謝

胡銓自謫福州新州崖州凡二十年孝宗即位召
還除兵部侍郎楊誠齋詩云高卧崖州二十年
黑頭去國白頭還

嘉定間史彌遠擅權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薦

引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皇子絃心不能平嘗指
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此

元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
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
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推
弓之製率用手刮去子線弦竹弧置按間振掉
成劑厥功甚艱元初時有一嫗名廣道婆者自
崖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紉配

祭庸衛構倭戎士也永樂中年二十餘於萬全獨
洲洋為賊所俘後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為浮
屠久之乘間泣言老母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
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
歸母尚無恙而庸年已七十餘矣鄉里莫不嘆異
馮禹博歲人天順間鉉妙觀都紀頗有道行而善
給辭一日以欠糧至縣陳令通曰稅三年而不
納於汝安乎禹即應聲曰杖七十以難逃是吾
憂也

瓊與雷接境饑歲人多流食天順間尤甚任守孜
賑濟極周蓋至所之歌詩後流民辭歸皆感泣
成化初又流至蔡中浩款之亦厚至有樂去而
忘歸者韓都御史雍委官招撫還籍復蔡者凡
數百人

王桐鄉先生官臨江時曾承遣往湖廣採宮殿木
舟過鄱陽有硯隨舟而浮撈得之磨面耀金兩
片背銘曰誰割紫雲落我書凡其爽津津中含
霖雨易發其藏蒼生之喜後有名僧告曰此乃

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帳其
上折枝團鳳綦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
相作為轉貨他郡歲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
息灑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
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之
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桂海虞衡志云黎母之顛雖生黎亦不能至其上
有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熊豹守險無路可攀
但覺水泉耳美絕異爾初疑其言近聞熟黎人

言黎母山下有一村代生青婦主諸岐已嘗至
山下有淵泉極耳傍皆果殼鳥羽方知石湖之
言或有據也

林裔郡城南閩人族殷厚呼學前林家時與王克
義同在泮庠能於郡衆中識為偉器托媒求婚
其妹克義以貧落不敵固辭後察意懇篤遂成
議及克義登仕而妻沒裔以詩寄有云莫道弟
兄情分薄有兒還似阿娘存蓋甥即翰有聲場
屋者也前輩常稱為篤俗語至今誦之

陶五柳物也聞每數十年硯心一見然不可鉤
至今以子問學故付之耳桐鄉特置盒藏之每
私戒諭子孫以為世寶近聞為他所得矣

吳誠瓊山人攝人事繼母雲不得其歡心故年念
五失偶遂不再娶識者謂曾參傷有伯奇之難
而欲善其子王駿度無華元之賢而欲美其身
其心之所感或有同然歟





